

## 心香一瓣

我家的饭桌上经常有几样小咸菜，生抽拌姜丝，疙瘩头切片，还有发酵的黄豆拌萝卜丁。黄豆发酵后有股酸臭的味道，吃起来却回味无穷，萝卜的清脆爽口与黄豆的酥软相得益彰。咸菜与粥是绝佳搭配，不管是大米粥小米粥还是杂粮粥，虽然吃起来糯厚，却总不免寡淡，若能佐之一两道小咸菜，则完美实现了味蕾的动态平衡。

如此便知，我妈是侍弄小菜的高手，也是掌控饭桌的明主。家里人的胃都装在她的脑子里，谁爱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，她都如数家珍。平日里想尽办法荤素搭配，让一家人营养均衡。饭桌上常常已经摆得满满当当了，我妈还在厨房里忙活，生怕亏着家人肚子。

我家的饭桌是二十几年前置办的，纯实木的，看上去敦实厚重。饭桌可以从中间抻开，从它的肚子里掏出一块折叠的长方形板材，展开后，再与桌面合二为一，就成了一张加长版的饭桌。平日里一家五口，不必伸展加长，到了过年，亲戚们聚在一起，就需要它大展拳脚了。饭桌见证了亲人的团聚，也经历了亲人的离别。

多年前，奶奶曾经也在这张饭桌边吃过饭。爷爷去世后，奶奶一直独自生活在农村老家。直到有一次中风摔倒，失去了自理能力，才被各家轮流供养着。记得每次奶奶到

## 我家的饭桌

大 梁

饭桌边坐下，都得废好大一番工夫。先是拄着拐杖从床边支起身子，然后再拖着脚亦步亦趋地往餐厅挪动。每次等她坐定了，母亲才把热菜一端上来。奶奶的一只手不灵活，母亲就用碗盛菜，递到她眼前。奶奶在饭桌前，经常一边吃饭，一边感叹，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啊，当年想都不敢想。有时说着说着还流眼泪，母亲常说，老人老了就变回了孩子，动不动就要哭鼻子。

后来，饭桌送走了奶奶，迎来了她的小主人。女儿的诞生给家里带来很多温暖与喜悦。出生七个月，女儿在饭桌旁吃辅食，还没长牙的小嘴巴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逗得全家人都笑得合不拢嘴。后来慢慢地再大一些，她也有了自己专属的座位，大人们开始教给她饭桌礼仪，比如大人不动筷子，小孩子不能先动，再比如夹菜只能从离自己最近的一侧夹，不能满盘乱夹。女儿或许不明白饭桌对于家人的意义，但她从此知道了，饭桌不仅仅是吃饭的地方，更是一家人团聚和睦的象征。

我想起老家的饭桌。那是一张长方形的，矮小的，只能放在炕上的饭桌。每到过年的时候，一家人就齐聚在老屋里。吃饭前，大伯将饭桌搬上炕，大娘、母亲和三婶就开始张罗菜，不一会儿就摆满了饭桌。



■《弄潮》（国画）张风塘

## 风的故事

## 永远的怀念

姜兆义

不知不觉，八十九岁的母亲离开我们已逾十年。退休前，忙于工作，只能梦中和母亲相见。退休后，便有更多的时间细细品味与母亲相处的五十多年的时光。怀念母亲，无疑会流下伤心的眼泪，但更多的感受是，平凡的母亲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，身患重病淡然处之，苦中有乐处世达观，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高大。

母亲因战乱破碎了读书梦，是大字不识一斗的文盲。然而，母亲在社会这所大课堂中掌握了许多生存本领。20世纪60年代，我们家月均生活费不足10元。在母亲的精打细算下，姐弟5人不但衣食无忧，每年春节还能高兴地穿上新衣服，过上让大杂院邻居羡慕的生活，还培养出附近几个大杂院中第一个大学生和第一个研究生。能做到这样，主要依靠母亲的节流开源。在节省方面，主要体现在穿上。母亲除了每年给我们做一套新衣服外，基本上就是小孩穿大孩的，或小衣服改大的。记得我有几条裤子是“加长型”的。所谓“加长型”就是随着身材的增长，将短裤子的裤腿加长为长裤子。开始，我怕同学嘲笑，坚持不穿，要求穿新裤子。母亲耐心劝导我：“加裤脚越长，说明你长得更快，个子更高，你应当自豪。”一句话，使我由原来的不开心变为自信。在开源方面，母亲的办法更多。家里很早便开办了“家庭作坊”。所谓“家庭作坊”就是把工厂中的手工活，拿到家里完成。我小学和中学就在“家庭作坊”中制作过自行车零件包装袋、手套和封装冰激凌勺。此外，家里还养着几只母鸡，每天我都承担着喂鸡的任务。鸡每天下蛋为我改善生活，也为我带来快乐。现在回想起当年的劳动场景，感到母亲从小让自己干活，不仅为了挣钱和改善生活，更重要的是懂得劳动的价值，这让我终身受益。

疾病是痛苦的代名词，而老年病似死亡幽灵，令人痛苦而恐怖。母亲是在父亲突然去世的精神打击下住进医院的。原本健康的身体，查出了高血压、心脏病，最后又有了脑血栓。经过治疗，虽能站立，但行走困难。令我惊奇的是，经过三个月的康复，母亲初步恢复健康，生活基本自理，还能干些家务。凡是有人问母亲怎么恢复得这样快时，她便乐观地说：“我就是跟病对着干。”原来母亲在针灸基础上，每天坚持走路锻炼腿部力量。她还创造了一种锻炼手臂的办法：将绳子搭在门框上，用灵活的右臂拉动无力的左臂，这样更快地让左臂恢复功能。坚持与疾病斗争，对年轻人来讲并不容易，对老人则难上加难。没想到，原本躲在父亲身后默默无闻的母亲，竟如此坚强！母亲顽强地与各种老年病做了二十多年的斗争，也为儿女们有信心战胜困难树立了榜样。

婆媳关系或许是家庭中最难处理的。母亲和媳妇相处二十多年却没红过脸。母亲有什么好事总是先想着媳妇，比对亲女儿还好。四个女儿认为母亲偏向媳妇，是“傻”的表现，但母亲却有自己的道理。母亲说媳妇进咱家，要让她感到是一家人，就要对她更亲。我和爱人发生争吵时，母亲不论青红皂白护着媳妇，说男子汉怎么好意思与女人吵，说得我哑口无言。只要母亲在，家中便增添了欢乐气氛。我有时

爷爷和奶奶是先坐下的，然后是我 and 妹妹两个小孩子，再然后是三家的男人坐下，基本上小饭桌已经没了空间。这时候大娘就从厨房里走出来，对着饭桌边的人说，你们先吃吧，你们吃完我们再吃。

男人们照例是要喝点酒的，我和妹妹还有奶奶则只顾吃饭，吃完了就撤出饭桌。有时奶奶也不上桌吃饭，后来在大娘、母亲和三婶的一再撺掇下，才不得已缩坐在一个角落，一般每次都吃得很快。我和妹妹是有特权的，就算吃得慢，也没人催，不过我们的心思都不在吃饭上，能赶着早点出去玩儿才是更加有诱惑力的事。

女儿现在也正是调皮的年纪，经常不好好吃饭。坐在饭桌边，一会儿摆弄摆弄这个，一会儿扭扭身子，好像饭桌旁边长出了痒痒挠。在大人们的呵斥下，才能收回心来，还撇着小嘴巴，表示心里不服气。或许她不曾预见，再过几年，等她上了初中或者高中，面临住校，她在饭桌上跟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间会越来越少的。再等她上了大学，可能一年下来在饭桌上跟家人团聚的时间也屈指可数，等她大学毕业，成家立业，她和她的小家庭就会拥有新的饭桌。那张老饭桌，还会留在她的记忆中吗？

## 诗情画意

## 桂

王 咏

薄凉中，浓烈着。  
风动，香动

像匆匆赶路的人，衣袂间  
起伏的星海  
一朵，不够明亮  
两朵，不够闪耀  
无数朵，一切便会静下来  
耳语般的幽



## 往事如风

## 故乡的冬天

李忠义

风少了往日的温柔和凉爽，渐渐变得干硬清冽起来，寒风夹杂着沙土枯叶，在或宽或窄的胡同里兜来兜去。田野空旷，草木枯萎，麦苗成了人们视野里少有的绿色。冷不丁就在某个早晨，屋顶，树枝，乃至院落里的家把什，全都蒙上了银白色。人们嘴里吐着“白烟”，出门得抄着手了，不时地跺两下脚：“这天气，说冷就冷了！”

路旁的杨树，墙外的梧桐，河边的垂柳，几场霜下来，叶子落个精光。那些瘦骨伶仃的枝条，在萧瑟的寒风中飘曳，摆动。麻雀还蹲在树枝和电线上，四处张望或跳动，唧唧啾啾地唱着欢快的曲子。看家狗畏缩在灶台旁的草堆里，圈里的猪哼哼唧唧拱着栏门，主人用铁勺拍打几下石槽，把冒着热气的猪食倒进去。猪们呱呱唧唧地吃着，主人脸上满是笑容，好似看到了即将到手的票子。

气温骤然下降了许多。凛冽的硬风贴着地皮直往人的裤腿里钻，每个早晨，井台上都挤满挑水的汉子。摆动着井绳打水，挑着担子离去的，候在旁边的闲聊着：“这鬼天气，冷得要人命！”。半大小子们慢腾腾地走出溜溜的井台。有些心急站不稳的，刚拔上来的水桶“咣”地歪倒在地，立马来了个“水漫金山”。一阵嘻嘻哈哈：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倒霉了吧！”

我们村子东边有一个面积不小的苇湾。水面结了厚厚的冰，上面的芦苇被铲去做了烧草，苇湾俨然就是孩子们的乐园。有时透过冰面，发现虎口长的鱼儿被“冻”住了。赶紧凿开冰层，掏出鱼儿，铁勺里放点油一煎，味道极鲜。我们更多的是在冰面上“打出溜溜”。先来个小助跑，然后一下子滑出老远。玩的时候得倍加小心，否则就会人仰马翻。打“懒老婆”挺有意思的。鞭子抽打着“懒老婆”，滴溜溜地直转。遇上冰薄的地方，“懒老婆”掉进水里。此时近前不得，否则会把自已掉进去。玩就正儿八经地玩，“千里”偏爱呜呜喳喳地出些翘头。他那次稍不留神，摔了个瓷实，膝盖，拐肘上的棉衣摔得露出了棉花。他娘是连打带骂，“千里”被揍得屁滚尿流，打着滚跑远了。

雪常常在夜间悄然而至，雪花纷纷扬扬，如碎玉般飘落。一夜功夫，整个山村便白了——屋上白了，树上白了，柴火垛上白了，院子里、胡同里、原野上全白了。远处的山川河流，像是披上了厚厚的线毯。近处的田野树林，都被积雪覆盖，宛如玉树琼枝。

雪过天晴，太阳升起，屋顶上雾气缭绕。雪水嘀嗒着流下来，屋檐檐子上，垂着一根根半尺长的冰凌子。调皮的孩子举着棍子敲下几根，抓在手里，填进嘴里“咯噎、咯噎”地咬着，如同夏天里啃冰棍。不一会儿人就寒意透身，咯得牙生疼，不时地龇动着嘴唇。晌午，阳光正好，冰凌冒着缕缕“热气”慢慢消融，屋檐下汇起浅浅的水湾。有几根冰凌“吧嗒”掉到地上，立马引来孩子们你争我夺。

几乎每年春节时，都会来场雪。白雪皑皑，掩盖了四处乱飞的枯叶，墙根墙角的鸡狗粪便。我期盼那场雪的到来。雪最好不要太大，最好下在节前三天。那样的年过得才有意思。大年夜，提着灯笼，穿着母亲赶制的新鞋，走在尚有积雪的大街上，“咯吱、咯吱”的声音很好听。敬财神，拜祖先，“吃饺子”的鞭炮响过，花花绿绿的纸屑点缀了雪地。孩子们当然闲不着，几枚“小鞭小炮”插在雪堆上点着，赶紧手捂着耳朵跑到旁边。“啪”“嘭”几声响，雪堆上多了几处黑色的印迹。

冰天雪地阻挡不住人们进山。他们三五成群，撒着欢的猎狗相随。这里有条沟，那里有道坎，深一步浅一脚，在雪地里摸索着前行。有人“呼哧”蹚进雪窝里，雪没到了大腿根。这样的天气，野兔出窝觅食，雪地上留下了清晰的爪印。据说野兔认死理，来回都走一条道。他们在野兔经过的地方统统下了套。傍晚或者第二天早晨再来，或许就有野兔被套牢。偶有野兔被当场撵起，猎狗有了用武之地。这种俗称“细狗”的猎狗，身体细瘦挺拔，动作灵活，野兔在前面跑，它在后面追，直撵得野兔没了力气。老猎手无休止的唠叨，整日心无憋闷得慌，于是，他们叼着旱烟袋，提溜着马扎子走出了家门。约定俗成，朝阳的北墙根就是他们聚拢的地方。或蹲，或坐，或倚，旱烟叶子是断然少抽不了的。吧嗒吧嗒地深吸几口：“伙计，尝尝我的关东烟，纯黄豆喂的！”你尝尝我的，我抽袋你的，粗粗呛眼的辣味儿和着浓重的烟雾升腾起来。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拉着呱，家长里短的，道听途说的，有心无心地叨叨了出来。老小孩，竖胡子，瞪眼睛的时候常有。面红耳赤，青筋突兀，屁大点事非得分出个青红皂白。他们熟谙彼此的秉性，就像谙熟自己手掌里的老茧。一个村里出生一个村里长大，当年光着屁股下河摸泥鳅，甩了汗衫上树掏雀蛋。忆昔日的艰辛，叹时光的短暂，如今头发白了腰变弯了，剩下的唯有声声叹息：“唉，老子了！”

没风没雪的日子，故乡会出现难得的好天气。冬天的太阳温和，打着眼罩向上望，一点也不耀眼。红红的日头翻过村东的笔架山，一点一点地往上升。阳光照射下来，村头巷尾的麦秸垛金灿灿一片。老人们喜欢在这样的天气里出来晒太阳。厌烦了老婆子无休止的唠叨，整日心无憋闷得慌，于是，他们叼着旱烟袋，提溜着马扎子走出了家门。约定俗成，朝阳的北墙根就是他们聚拢的地方。或蹲，或坐，或倚，旱烟叶子是断然少抽不了的。吧嗒吧嗒地深吸几口：“伙计，尝尝我的关东烟，纯黄豆喂的！”你尝尝我的，我抽袋你的，粗粗呛眼的辣味儿和着浓重的烟雾升腾起来。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拉着呱，家长里短的，道听途说的，有心无心地叨叨了出来。老小孩，竖胡子，瞪眼睛的时候常有。面红耳赤，青筋突兀，屁大点事非得分出个青红皂白。他们熟谙彼此的秉性，就像谙熟自己手掌里的老茧。一个村里出生一个村里长大，当年光着屁股下河摸泥鳅，甩了汗衫上树掏雀蛋。忆昔日的艰辛，叹时光的短暂，如今头发白了腰变弯了，剩下的唯有声声叹息：“唉，老子了！”

故乡的冬天，有着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。